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老殘遊記二編 自序

人生如夢耳。人生果如夢乎？抑或蒙叟之寓言乎，吾不能知。趨而質諸蜉蝣子，蜉蝣子不能決。趨而質諸靈樁子，靈樁子亦不能決。還而叩之昭明。昭明曰：「昨日之我如是，今日之我復如是。觀我之室，一榻，一几，一席，一燈，一硯，一筆，一紙。昨日之榻、几、席、燈、硯、筆、紙若是，今日之榻、几、席、燈、硯、筆、紙仍若是。固明明有我，並有此一榻，一几，一席，一燈，一硯，一筆，一紙也。非若夢為鳥而厲乎天乎，覺則鳥與天俱失也。非若夢為魚而沒於淵，覺則魚與淵俱無也，更何所謂厲與沒哉？顧我之為我，實有其物，非若夢之為夢，實無其事也。然則人生如夢，固蒙叟之寓言也夫！」

吾不敢決，又以質諸杳冥。杳冥曰：「子昨日何為者？」對曰：「晨起灑掃，午餐而夕寐，彈琴讀書，晤對良朋，如是而已。」杳冥曰：「前月此日，子何為者？」吾略舉以對。又問：「去年此月此日，子何為者？」強憶其略，遺忘過半矣。「□年前之此月此日，子何為者？」則茫茫然矣。推之二□年前，三□年前，四五□年前此月此日，子何為者？緘口結舌無以應也。杳冥曰：「前此五□年之子，固已隨風馳雲捲、雷奔電激以去，可知後此五□年間之子，亦必應隨風馳雲捲、雷奔電激以去。然則與前日之夢，昨日之夢，其人、其物、其事之同歸於無者，又何以別乎？前此五□年間之日月，既已渺不知其何之，今日之子，固儼然其猶存也。以儼然猶存之子，尚不能保前此五□年間之日月，使之暫留。則後此五□年後之子，必且與物俱化，更不能保其日月之暫留，斷斷然矣。謂之如夢，蒙叟豈欺我哉？」

夫夢之情境，雖已為幻為虛，不可復得，而敘述夢中情境之我，固儼然其猶在也。若百年後之我，且不知其歸於何所，雖有此如夢之百年之情境，更無敘述此情境之我而敘述之矣。是以人生百年，比之於夢，猶覺百年更虛於夢也！嗚呼！以此更虛於夢之百年，而必欲孜孜然，斤斤然，駸駸然，狺狺然，何為也哉？雖然前此五□年間之日月，固無法使之暫留，而其五□年間，可驚、可喜、可歌、可泣之事業，固歷劫而不可以忘者也。夫此如夢五□年間，可驚、可喜、可歌、可泣之事既不能忘，而此五□年間之夢，亦未嘗不有可驚、可喜、可歌、可泣之事，亦同此而不忘也。同此而不忘，世間於是乎有《老殘遊記二編》。

鴻都百鍊生自序